

秦齊金石刻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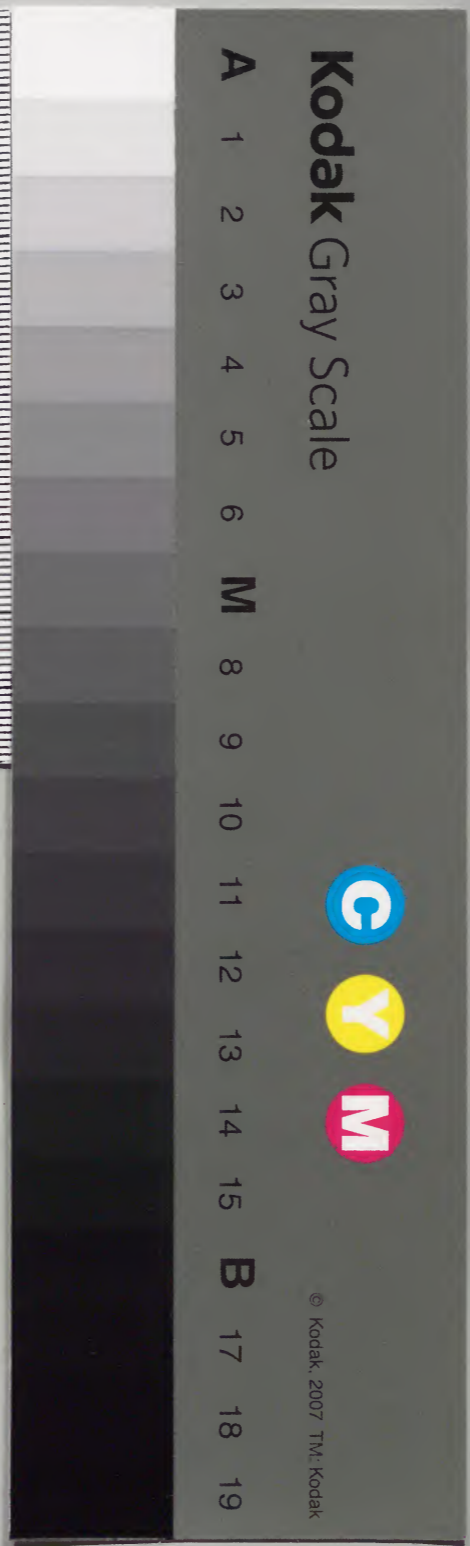
上

漢	二	一	三	九	三
書	四	三	四	四	九
門	五	四	四	四	三
類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冊

內	二	一	三	九	三
閣	四	三	四	四	九
文	七	四	四	四	三
庫	四	四	四	四	三
類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冊

目錄 三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4
冊數	3 (1)
函號	297 120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朱齋金石考三卷



國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錄金石之
文嘗遊長安求得漢甘泉宮瓦於淳化山中
又攜拓工歷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
下十有六碑當時稱其好事是編乃總錄古
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漢十九魏一吳一晉
五梁一後魏三北齊一後周二隋八唐一百

淺草文庫

七十三皆據目見者書之中閒辨證大抵取
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而頗以己意為折衷
多所考據又錄唐諸帝御書碑十四種獨作
武后不與亦深合排抑僭偽之義惟首列夏
禹岫嶼碑載其友劉鰲石說謂當在祝融峯
頂未免失之好奇又於各碑後載入賦詠詩
篇亦非歐趙以來題跋之體特其搜羅廣博
鑒別尚頗詳審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來齋金石刻考略序

來齋金石刻考略若干卷吾友閩中林于野侗所集錄
也尊甫立軒先生今八十矣自元旦至歲除手未嘗釋
卷禮俗士概屏不得見惟以讀書為樂家有故業遭亂
淪失止餘小軒容膝傍構為樓樹蕉竹花果藤蔓之屬
于簷隙焚香拭几環壁皆圖書終日與于野及其仲子
鹿魚估俛仰其間泊如也初先生以明經為令于秦為
牧于魏與蜀皆有惠政于野從宦游所至搜輯古金石

書已成帙及先生解組歸于野多文四方士屬轉相購
求所得日益廣于夏得岫嶽碑于高得比干墓銅盤銘
于周得壇山石刻石鼓文鼎銘孔子題吳季子墓碑于
秦得繹山碑至漢則得刻本十九魏吳各一晉六梁一
北魏三北齊一周二隋十六而唐最多唐以後無取焉
以其近且不勝收也于是分漢魏碑刻為一部唐昭陵
陪葬十六碑為一部鹿原又合夏至唐共為總錄一部
考定史乘之同異兼正歐陽永叔趙明誠楊用修都元

敬王元美趙子丞諸家之得失沿波討原由端竟緒卓
然成書以示來學好古者能無樂于斯歟于野之得是
書也凡遠遊必攜良工楮墨以從親為摹搨其披榛蘊
險蓋有田夫牧豎所不能至而奮往不顧者及歸篋笥
即手為裝潢護以名木又若寶玉不足為貴軒冕不足
為榮而惟此之珍惜焉世之人遂逐焉各徇其所求未
有不以為迂者矣而立軒先生非讀書不樂日顧之而
色喜則于野之所以娛親者在是也且與鹿原以古文

辭在天下而書法尤擅一時其所得不更多矣况諸子
繼起所以振興家學者未有已也然則以彼易此于野
不願也予向在許州見關壯繆廟中插刀石屬北齊天
保三年所製大佛蓮座有記猶可搨又金陵靈谷寺鐘
銘曰周辟 鍾文作嵐辟如鑪皆古篆隸可愛天下遺
文章置于荒寂中者不少安得于野輩悉及之成書雖
金朽石泐而斯文仍在穹壤間也宿松朱書題

自序

秦人謂古長安墨洞可夾大華三峰爭奇不知曲阜闕
里之金石亦夾泰山天門並峙第岐陽石鼓既入成均
而詛楚鞅文亦入宣和御府則周秦石跡尚在闕內者
蓋寡矣西京碑版未與惠帝以四皓有翼贊功其歿也
為之製文立碑此後世人臣表墓之始建武都雒以後
聲名文物悉在中州逮乎延熹中平之際士矜名節生
有里巷之諺死有碑碣之樹蔡中郎為郭有道書碑人

服其當書石經于鴻都門觀者日數千人今尚有隻字
片石存乎然則人何必盡有道書何必盡中郎所謂文
章至東西京字至魏晉皆足以垂不朽况晉字顧出于
漢者也臨河者不知發源于星宿不免有望洋之嗟第
時代既遠古跡易湮毀于兵燹壞于牧豎夫湮滅于
荒墟陵谷之間何可勝道又或如政陽公所云有力而
不好好之而無力者且往、皆是趙明誠金石錄二千
卷漢僅十之一政陽集古錄總三之一耳楊用修金石

文多出于洪丞相之隸釋版本雖在碑石亡者已過半
矣近代如都元敬王元美趙子丞皆有嗜古之癖其所
收錄亦只十數是知穹壤之內神物有數未易以強求
也侗庾子爲侍家大人令三原居秦五載摹搨唐宋名
蹟二百餘種惟以不得一漢石爲恨後獲甘泉宮瓦于
淳化山中篆文曰長生未央嗣秦友復以郃陽令曹君
碑見遺斯時篋中方有二漢跡乙巳秋家大人擢守開
州爲衛東境去魯不遠丁未初夏同行子叔至闕里仰

瞻聖居逡巡游廟廷因摹得古碑幾三十種為漢者五
五鳳石刻乙瑛史晨韓勅孔宙是也為魏者一黃初封
孔祀者是也次日謁孔林又得治書御史博陵太守二
漢碑于叢棘中歸過濟州遊學宮則北海相郎中司隸
執金吾尉氏五碑在焉復摹之而歸是行也凡得漢碑
十二魏碑一奉平晉所願望而不得一旦盡入行篋中
十餘年來家大人謝病歸里旋遭變亂書房數椽奪于
戎馬借棲蝸室中己未春偶得漢蕩陰令張公碑于故

家因重繕舊篋集漢魏書帖凡十六碑手自裝潢閱月
而成卷帖列為十冊護以名木夫蒼頡古文一變而為
篆籀再變而為佐隸魏晉以降義獻遂為後世宗工今
人殫精竭思求其跡而不可得見則邈而上之欲觀漢
氏之典型而彷彿其萬一豈不難哉予以曩日遊于燕
趙秦晉之郊攜善搨工及楮墨以從過片石隻字親為
拂拭摹搨故所收石蹟頗無遺憾若漢與魏唯此十數
多在洙泗之間豈非文明與土斯文在茲類有鬼神呵

護宮碑螭碣有不可泯滅者歟今昔河山迢遞交遊半
凋回首昔遊香峯往事恐金石之堅有時而泐循覽斯
集竊謂于山見秦華之高于水見河海之深而于書見
漢魏之文也不亦洋洋大觀矣哉已未秋九月于野林
侗序

來齋金石刻考略目錄卷上

夏一

衡山岫嶠峯禹刻

商一

比干銅盤銘

周四

穆王壇山石刻

宣王石鼓文

焦山鼎銘

孔子題吳季子墓碑

秦一

嶧山碑

漢十九

甘泉宮瓦文

五鳳二年甄刻

高山開母廟神道石闕銘

少室神道石闕銘

北海相景君碑

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韓勅造孔庙禮器碑

即中鄭君碑

泰山都尉孔君碑

魯相史君祀孔子廟碑

郭有道先生碑

博陵太守孔君碑

司隸校尉魯君碑

郟陽令曹君碑

尉氏故吏處士人名殘碑

蕩陰令張遷碑

執金吾丞武君碑

治書侍御史孔翊碑

汾陰寶鼎歌玉刻

魏一

魏一

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吳一

天發神讖文

晉五

孝女曹娥碑

蘭亭叙

周孝侯墓碑

東晉書名目略

筆陣圖

保母甄

梁一

瘞鶴銘

後魏三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中嶽高陽寺碑銘

李仲璇修孔廟碑

北齊一

修孔子廟碑

後周二

華嶽頌碑

車騎大將軍豆盧恩碑

隋八

龍藏寺碑

安喜公李使君碑

隋都督樊澤令常府君墓志

陳明府修孔廟碑

智永千字文

李靖上西嶽書

皇甫府君碑

文州總管陸使君碑

來齋金石刻考略卷上

侯官林伺于野纂輯

夏

衡山响嘯峰石刻

禹書在响嘯峰者不當稱碑洪荒初闢未嘗有碑製若
重刻於祝融峯及他書院者或用石四片或兩片乃可
言碑耳按徐靈期衡山記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
之高唐劉禹錫寄呂衡州詩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

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鏢大禹頭允文德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
石赤形摹奇蚪斗峯伸薤例披鸞飄鳳泊擊虎螭事嚴
迹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洒千搜
萬索何處有森々綠樹猿猱悲古人稱禹書者不一若
劉禹錫蓋徒聞其名耳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
未見其石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矣宋朱晦翁與張南
軒游南岳尋訪不獲其後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

傳聞之誤嘉定中蜀士何致子一因樵者指得其處摹
搨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而岳麓書院及祝融峰諸處
又重刻之轉相摹倣郡國遂多刻石余友上抗劉鰲石
避亂祝融峰讀書僧舍數年常親至其處摩挲久之印
歸一紙真如崔融所云龍畫傍分螺書匾刻是也然則
形模之奇怪變靈秘豈後世所能彷彿萬一哉鰲石又
云其石不圓不方濶可八九尺徑可丈餘未至岫嶠絕
頂倚于崖壁之間而高出其上形色不類本山自然之

塵疑塵

石似是人力安指承帝二字間有一孔相傳異人以塵柄負挈來此峰高不及祝融而巖峭過之非久居山中有人指引則不得徑路故好古如退之晦翁皆不獲見岫嶠字畫體圓而意憂靈怪不可端倪甄豈奇字頗有其意漢人隸法鍾王楷書皆有所本拙手重翻神聖之靈點云矣

商

比干墓銅盤銘

今在衛輝府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府志曰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貞萬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按薛尚功云開元四年游于武之奇于偃師耕獲獲一銅片槃形四尺六寸上鏤文深二分其文云右林左泉後道前岡萬世之寶茲焉是藏其左右前後岡道並存惟林字無矣泉字亦存考諸圖籍即比干之墓府志又載思宸云至元延祐戊午學正王悅臨摹汝帖勒石今於嘯堂集古錄與汝帖迥異證

以三代款式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惜左右字訛謹按地形改正併摹二篆以獻博雅君子路傍有殷太師比干墓碑不知豎于何時歲久將仆亦命直之俾往來者得知所遇閱通志茲墓乃載于偃師縣移文覈焉止云因耕者得銘而竟忘其墓所噫銘一也何兩地而俱得歟此有庸墓而志不載彼無實而虛載焉書之不可盡信也如此夫

史記周武王封比干氏受姓之始不敢忘也

史記周武王封比干子堅為長林侯此林

余庚子夏入秦過函谷關門數步路北山半有闕龍逢墓碣僅三尺許山頗陡絕又三十餘年壬申春二月再過關門碣已倒矣今之稱忠臣者首龍逢比干而比干廟墓特盛龍逢缺然則後人表章之功豈可少哉予始愧不能登山拜墓復愧旅人不能豎碑惟有一慨

周

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四字世傳穆王登壇山刻此于石宋宋祁尋

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歸州權郡事李祐龕置廳事左
壁而為之跋宋濂攷據款識以為吉日字與周淮父自
伯碩父鼎齋侯鐔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趙明誠
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為疑今考以石鼓文多用小
篆恐當時小篆與科斗書無行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
書何獨于此而疑之宋人施宿以為州解舊石以政和
五年取入內府然則今石或後人翻刻未可知也濂曾
摹刻于浦陽山房仍自為跋亦有搨本行世今在儒學

戟門西壁

石鼓文

凡十鼓今在京師國學先師廟戟門左右斯鼓前人之
論已詳自周宣王至唐憲宗元和千六百餘年若自字
文周至元和僅四百年矣韓韋諸公博學好古豈有認
四百年物為一千六百年而不知辨乎後人強以其文
淺近又以其字非蝌斗而近小篆疑之亦過矣金人司
馬定國以字畫考之謂是字文周造著辨萬餘言揚用

字

修隨而和之又惑矣韓昌黎濯冠沐浴告祭酒求移之
國學而不能得當年自岐陽至長安不過數百里元人
乃能自秦移至燕都懸隔三千里中朝大觀固何如哉
有元人潘迪音訓另立一石余又藏有宋淳化間攜李
李揆摹本縮小鼓文特為精彩共四百五十字

焦山鼎銘

在鎮江府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復徑一尺五
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

腹

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
為雲雷之形王西樵先生曰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許
腹有銘韓吏部知石為予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
宜柄國時某公官于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
因蟻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之敗鼎復歸集公以禍由
鼎作謂鼎不祥捨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
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晉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
照人光駁半龍文獨許吾邱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

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予曾入
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成虛劍去珠還事堪愕安陸
飛龍亦英主之修晚慕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
只用青詞傳朝廷仍收養士報揚沈蹇、如鷓鴣鼎鑄
有耳豈不聞耻向迴風作秋籜萼山先生廝養耳紛紛
冠蓋多酬酢當時不鄙趙師弄于今誰憐賈秋壑從來
鑄鼎戒饗饗此物胡為亦遭攫山頭尚有椒山詩三尺
古碑黑先錯隻字重于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

真欲愧歐陽廿載鈴山空寂寞培壘已拉冰山摧有鐵
誰能鑄此錯裴回三歎軒几旁極目江天莽寥廓予
丁丑初夏至山寺謂此鼎必加貴重饗藏問寺僧藏鼎
處乃引入一陋室塵土黯然寥落可歎近丹徒令鄒儀
周將鼎銘摹石以傳無復古文之朴雅矣予所得一紙
乃數十年前故家旧藏可貴也朱竹垞曰鼎銘其人莫
攷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
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位而周禮以宗伯

掌建邦之神位註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
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
亦當讀位也

孔子題吳季子墓碑

孔子題字唐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在丹陽
縣延陵鎮吳季子廟越絕書曰毗陵上湖中塚者延陵
季子塚也古名延陵墟即其地也後人又摹刻于縣南
門外驛前 集古錄云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

孔子所言摠張從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元宗命殷
仲容摹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歷
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莫手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
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
推其歲月踪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
弟疑弟持大非古簡牘所容弟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
之以俟博識君子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云凡吾邱衍
學古編曰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篆法敦

弟疑弟

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且音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郡字半邊正矣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謬比于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原辨之甚明此不復具今昆陵呼為十字碑

秦

嶧山碑

秦李斯篆石高四尺三寸廣二尺二扇每扇八行每行

十五字按魏太武登嶧山排倒秦碑然摹搨猶為邑人苦聚薪焚之有懸宰取舊文刻于石杜甫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燒來木傳刻肥失真然則此碑亡于唐前其翻刻者或以石或以木矣宋徐鉉得古本以授鄭文寶淳化五年刻于長安之國子學此碑是也其懸令之石木耶其肥失真之木本耶今鄒縣亦有此石乃至元翻刻夫亦愈失其真矣

漢

甘泉宮瓦文

瓦頭篆長生未央四字按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曰咸陽屬之宮周圍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師占曰秦林光宮在磬石嶺嶺側有甘泉故漢武建甘泉即取為名其巔高出他山距長安三百里而能望見長安城堞更置前殿始造宮室百官皆有邸第有芝生甘泉殿邊房中漢舊儀云芝有九莖芝金色綠葉

占當作古

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如他宮館不可勝記帝時居之漢書云烽火達甘泉以帝不常居長安故邊警烽火兩通之也巫蠱事起帝亦居甘泉宮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歷今二千餘年王迹久湮蕭相國所造未央宮舊址在今西安城西北三四十里間禾黍離、耕夫時弃瓦礫道傍亦隱、有字文可見絕無完好者歲辛丑余與祝文光遠自三原至淳化山中憑弔故宮惟有荒烟蔓草不意

于幽僻處投獲此瓦何異商周鼎彝近吳家弟吉人作
為歌詩以咏其事四方博雅屬而和之遂盈卷軸其所
寄慨又非特一瓦已也詩多不具錄聊誌其梗槩如此
瓦製字形質古簡樸漢初法物世所希有為足重也
嘉興朱竹垞歌西京無書家但有急就凡將篇其後闕
里闕乃得五鳳二年甄滕公石室闕已久文體侷詭乖
自然芝英鶴頭書為遠俱沈湮孰能抉淵奧冥索崔張
先福州林侗媿蒼雅袖中忽出甘泉瓦長生未央字當

中逸態橫生恣塗寫定州漢廟不足珍銅爵香姜盡流
亞吾聞甘泉本是祖龍之所遺武帝因而恢拓之非無
益壽延壽字今已蕩盡捐鎔掣金銅仙人別渭水椽桷
自毀化作龍鱗而當知是瓦定有鬼神護不然安得團
圜如鏡勿使纖毫虧伊誰擅此隸法古母乃史遷丞相
斯下至元封人物能爾為侗也好奇莫與並影搨硬黃
墨一搨裝池作冊要客題重之不異焦山鼎吾生亦嗜
金石文南逾五嶺西三雲手披蕞篲剪荆棘殘碑斷碣

搜秋墳携歸蓬屋少香芸壁魚散走飢鼠齒蟲涎粉蛀
徒紛、侗分侗方其好事殿闕遺墟靡不至短衣匹馬
尋昭陵陪葬諸臣辨銜位旁及降王一十四左先吐必
尤什必殿以阿那范頭利舊史缺略新史刪侗也為之
考其次試入儲藏蘭話堂長物何論金一筭君家嚴君
政不苛至今秦地猶謳歌年過八十尚健餘丹砂不餌
朱顏醜循陔之養樂事多長生瓦北本為此請君一日
長摩沙干 濟南王阮亭歌漢宮一百四十五橫絕南山

包九峻未央建章取廣麗渭北更起甘泉宮甘泉之山
化金碧千門萬戶交玲瓏通天高臺屹宮表下瞰雲南
青濛、武皇求仙跨滄海射魚牽犬東門東秦始皇紀
立石東海
上以為秦東門孫卿已誅五刑死飛廉柱館猶竊從上陵磨劍
勢一變雲陽烟艸悲秋風甲帳珠簾盡黃土何況片瓦
埋荒叢林生好古極幽顯短衣匹馬空山中太乙壇邊
弔鈎弋悲歌慷慨斜陽紅此瓦出上事非偶長生古篆
疑神工濯以清泉襲綈錦携歸嶺海光熊、令弟繪圖

亟示我使我懷古憂心忡終南渭水舊遊歷漢家陵廟
隨飛蓬豈知一瓦供賞識遠矣石鼓岐陽同兄視羽陽
弟銅雀纖兒慎勿加磨礮 吳江徐虹亭詩武帝乘鳧
事可哀更無人到集靈臺惟留一片甘泉瓦曾照西京
烽火來雲陽宮殿久摧殘遺瓦猶同渭水寒莫向銅駝
問消息金仙清淚不曾乾已無寶鼎薦芝房碧瓦徒憐
委路旁猶勝臨漳老銅雀不從臺畔看今香土花如繡
色逾妍拾取荒山夕照邊留與詩人共嘯咏夜深常得

伴陳元 常熟王露助步前韻詩地指雲陽是處哀漫
憑片瓦想樓臺金茎甲帳神仙窟刺得長生兩字來磨
洗鱗鱗片碧殘自然鮮潤自清寒當年雨露知多少重
疊苔痕漬米乾斲成圓壁列文房猶勒甘泉字在旁不
用龜睛用半勺玉蟾蜍注露花香霜毫冰繭共清妍獻
賦應隨到日邊釋却褐衣臨即墨明光殿上賜重元
來齋歌阿房烟飛渭水赤六國美人楚人索蕭相亟營
未央宮萬戶千門重金碧婁敬羊裘定帝京被山帶河

長安城四帝堊休七十載百金露臺還未成上林苑墻

連太乙武皇獵騎旌旗疾漢園闢拓種葡萄得西域葡萄

宮中流蕭鼓橫汾日北山紫霧樹濛濛甘泉如

醴多清風君王避暑深駐輦渡渭涉涇萬國同珠簾玉

戶山谷裡中有傾城尹與李集靈臺上青鳥鳴是耶非

耶徒徙倚回中烽火照夜來漢回中烽火江充巫蠱事

堪哀巫蠱禍起神仙未有長生術幸聞明詔罷輪臺君

王一去變滄海豈但榮華能不改雄關百二鎖秋烟終

南惟有夕陽在未央前殿百牛犁長樂朱艸路人悲長

宮內有地數尺艸根甚俱敗瓦斷甃時隱見無有完好

足稱奇甘泉虎豹之所穴九月寒水皚霜雪天南遊屐

來者誰我同祝叟遍搜抉余與祝文儲胥鵠鵲漫經過

紫殿芝房失山阿儲胥芝房皆從人躋險披荆棘獲此

完瓦若隨和土人失色嗟未有幾見來人祇空手長生

未央字陸離光靚商敦與周卣君不見銅雀高臺漳水

濱何嘗一日斷行人朝求暮取古已盡縱有流傳疑非

真又不見秦時更築羽陽宮千歲萬歲空青蔥宋時長安民有

獸羽陽宮瓦于朝者秦人持瓦獻天子宣和御府轉漂

蓬玉盤金盤成條忽陳迹迹遷王氣歇茂陵芳艸逐春

生天外三峯照漢月 杏山阿雲峯詩未央銅雀咸飲

墨汁甘泉荒榛孰啟而闢偉茲片瓦珍逾拱髀寶諸奕

杞匪雕伊翔

五鳳二年甄刻

石縱一尺廣二尺許刻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六月四

光

日成十四字金明昌五年開州刺史高德齋教脩孔子

廟掘得此石于太子釣魚池中德齋記曰在靈先殿基

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

也曰五鳳二年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四年餘孫孝王

之三十四年也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

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無有傳者存之見西京

之遺石在廟內奎光樓下北髀按金章宗明昌五年即

宋光宗紹熙五年是時和議成南北息兵章宗好文學

高德喬以才名顯故克修廟之選州距魯四百里家
君守開州丁未歲侗自開至魯挈四安良搨工以往欲
盡搨廟中碑廟中諸工人持不肯因請于闕里主人乃
得極印搨之某即廟中諸搨手環視皆嘆服以為精好
莫及闕里四氏稱為近盛事

高山開母廟神道石闕銘 延光二年

在今高山啟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啟曰開 此銘夾
少室銘二紙皆楚黃葉并叔先生所貽先生嵩陽石刻

葉

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每行七字內
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之則此十
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
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
行亦止存六字蓋七其上層矣後銘視高高志所載
又闕四句 顧寧人金石記歲屠維協洽暮春予親至
廟下視此石闕并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四行得二十
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于其旁仍止其上一層

也 啟母石高志載在崇福宮左漢書武帝詔曰朕用
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顏師古注云禹治洪水
通輟轅山化為熊先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
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化熊慚而至嵩高山下
化為石方孕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 梅堯
臣詩曠哉嵩室陽神怪所棲宅蒼石不知年靈熊去無
跡烟岩想桂宮苔壁疑椒掖不學舜娥悲瀟湘竹枝碧
少室神道石闕銘 延光二年

并

今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里當
是漢時廟在其地葉并叔高陽石刻記所云無疑也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六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云
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而上無郡名亦止其上
石一層矣 楚黃葉并叔先生司理延平改令登封嵩
岳古碑搜搨無遺乙丑復至周家弟佶從受辟經見余
家藏帖秦晉闕里悉備許以嵩岳全碑見遺丙寅仲夏
郵寄二十七種分為十二帙為漢者二啟母少室兩闕

銘是也漢石在人間者甚少奈所得頗無遺恨記此以誌不忘

北海相景君碑并陰

碑額篆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漢安二年八月碑剝蝕不能讀石高七尺廣二尺七寸計一十七行每行三十三字 碑陰刻故中部督郵故門下督盜賊門下議史書佐騎吏故修行故小史諸名稱共四十八人

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永興元年六月

司徒臣雄吳璡也司空臣戒趙戒也以魯相言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掌領禮器制可造此碑石高六尺廣二尺八寸計十八行每行四十字碑後小刻楷書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釋圭按圖題記永興桓帝號也鍾太尉獻帝初始為黃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非太尉書明甚不知釋圭所按何圖也

韓勅造孔廟祀器碑并陰 永壽二年

勅為魯相造立禮器立此碑高五尺六寸廣二尺五寸
四面遍書面丈十六行每行三十六字陰側刻助錢姓
氏陰列三層計十七行左右側俱三層四行共一百八
人面碑文自韓明府下已載八人碑陰始曲成侯王嵩
終魯周房伯台六十二人左側始東海傳敬謙終盧成
子十八人右側始山陽瑕邱終平陵令魯庶十九人內
有蕃王狼子遠人慕義可嘉也揚用修金石考以碑陰
姓氏附有多寡為疑或未得其左右側故所見有不同

耳

即中鄭君碑

碑額刻漢故郎中鄭君之碑文云君諱固字伯堅亦剝
落不可讀存二百餘字有延熹元年字面今在濟寧州
學 碑文有云逡遁退讓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曰逡遁
者逡巡之異文也考據經傳累數百言不詳錄

泰山都尉孔君碑并陰延熹七年

碑額篆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秦漢魏不刻書石

人姓氏此碑隸書高八尺餘廣三尺餘計十六行每行二十九字按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孫融之父也此碑宜豎于墓不知何時移立曲阜孔廟戟門東方碣方座式見撲古題額三尺許中鑿圓孔如月透背即記所謂麗牲者是也碑陰額篆刻門生故吏名五字下列三層有門生弟子門童故吏故民之不同共六十二人按延熹七年甲辰桓帝即位之十八年梁冀雖誅五侯猶縱是歲太尉黃瓊亦卒未幾而黨禍作范滂諸君子且

就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迨戊子四十三年間覆巢之傷神明之胄且不免焉可慨也夫

魯相史君祀孔子廟碑并陰 建寧三年

漢制郡國因尚書以達天下史晨為魯相出俸錢以供祀事上書尚書府奏于桓帝石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六寸計十七行每行三十六字碑陰刻史君姓氏爵里稱亨禮成郡國觀者九百七人皆雅歌吹笙又以餘錢修瀆置并云計十四行每行三十六字 顧寧人金石文

泮

字記曰其文云飲酒畔宮者津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
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

郭有道先生碑 建寧二年

先生諱泰字林宗碑文蔡邕撰書昔人謂中郎書有道
碑當知合也墓在介休縣驛路旁伺嘗過介休墓下不
見碑石詢之故老云漢石久止即重刻者以摹搨之累
明末一夜為人盜去此拓本為潘次耕先生所遺不知
所自出略存形似之神采耳計二十行每行四十

字高六尺廣三尺介休碑作界休 關西夫子楊公震
墓在潼關內西五七里問其墓背渭面華岳前有四知
坊後有饗堂堂後為楊氏諸墓壘、其中擇高大者當
為太尉墓歐陽集古錄楊墓尚存漢碑四丘通余數過
墓下不見片石矣漢隸最為難得即有道碑亦是拓本
不知去本來面目又何若也集古錄又云楊氏墓在關
鄉今潼關以內皆屬秦為華陰縣地關鄉則屬中州河
南耳

博陵太守孔君碑建寧四年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孫夫宙為伯仲也碑在孔林叢中高八尺餘廣不及三尺額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其下六鑿一圓月漢碑製皆如此雖全碑搨之其可讀者十之二二耳計十八行每行四十六字孔林雖在平地入其中草木叢翳禽鳥交飛週遭二十餘里即大山幽谷不啻過也古塚壘皆孔氏子孫碑碣亦多亾矣

司隸校尉魯君碑熹平二年

碑額隸書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十二字文云君諱峻周文公之碩胄伯禽之懿緒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按漢書桓帝延熹九年帝御前殿命司隸校尉張彪率兵圍梁冀弟收大將軍印綬九年以黨人下司隸校尉李膺北寺獄峻漢書無考其在彪之後膺之前耶何名之不彰其門人私謚曰忠惠父亦尊之之至耳碑高八尺餘廣三尺餘計十七行每行三十三

字靈帝熹平二年造碑陰刻故吏門人名二層共四十二人末稱義者亦甚剝蝕難讀大名府開州志境內有頌邱邑今昌邑魯峻碑州東北有頌邱顏師古曰因邱以氏縣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頌邱者也然則峻昌邑人始為頌邱令也碑今無矣

郟陽令曹君碑并陰 中平二年

此碑趙子丞石墨鐫卒曰萬歷初郟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稱全為戍部司馬疏勒王和德攻城

野戰謀者湧泉威伴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 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主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填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為曹寬非曹全宣即其人范史傳字誤耶或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

元中平耳碑又隸書完無一字缺壞石高四尺餘廣二尺二寸計二十一行每行四十五字碑陰題名字體細小列二層共五十三人今在郟陽縣無論宋室歐陽諸公不及見即明之都元敬王元美皆未寓目也

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殘碑 中平二年

此碑陰也其石面已平無一字陰亦只二十餘字獨真額大篆尉氏故吏處士人名八字未壞耳

蕩陰令張遷碑 中平三年

此碑在東平州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曰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賓之誤中譽于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望既且于君則暨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加反已為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為二字也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執金吾丞武君碑

碑額陽文刻此七字文云君諱榮當是靈帝時也下即

剝蝕不可讀僅存百餘字

治書侍御史孔翊碑

時疑特

君諱翊殘缺時甚洗刷僅得二十餘字碑在孔林共博陵碑近

汾陰寶鼎歌玉刻

友人張遠得古刻元玉一片廣寸三分縱十五分厚三分首稍圓如碑形刻班固寶鼎歌四句二十八字洛修貢兮汾效珍吐金景兮敲浮雲寶鼎現今色紛、煥其

炳兮被龍文鐘鼎大小篆背刻癸鼎二字按漢書班固寶鼎歌六句四十二字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敲浮雲寶鼎現今色紛、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斯刻太後二句洛修貢汾效珍皆寔指其處與漢書異不但篆法刀法精妙即元玉世所稀見也

魏

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始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以
奉祀此碑刻其詔書也石高六尺 寸廣三尺計二
十二行每行四十字宋張釋圭按圖記為曹植詞梁鵠
書不知按者何圖梁武評鵠書云黿威虎震劍拔弩張
且王逸少學其書法其書固可寶重矣不知果為鵠書
否也 闕里志漢平帝元始九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
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
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復封褒

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初二年始封
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 顧寧人金
石文字記攷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
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
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
獸碑表既私褒羨與長虛偽損財害人莫大于是禁
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義寧中尚書初部郎
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松之傳曰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

圖

事實上表陳之由是竟斷以故終魏之世略無紀功述
行之文其立碑之見于史者惟田豫顏斐二人晉則羊
祜杜預等八人齊建武中范雲上表求為太宰竟陵王
子良立碑事竟不行故自魏至陳六朝二百餘年碑刻
罕傳于後有由然矣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六年申明葬
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又
考蔡中郎集中胡廣陳寔有三碑喬元揚賜有二碑况
矣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碑濫矣大約闕樓

枯

人獸之飾多在桓靈之世水經注言園寺擅權五侯暴
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其所載荊州刺史李剛諸人為
石闕祠堂窮工極巧繇上之人不為之限制也然則魏
武之禁其可已乎倘嘗謂江左六朝所都陵寢邱墓累
累而膏碑豐碣絕以以當時有禁令故也不然則當時
人文之盛最獻書法之精妙得片石流傳至今豈不媿
耀千古哉

吳

天發神識文天璽元年

吳後主皓嚴山紀功石也舊在金陵城南天禧寺段石
因宋元祐辛未六年胡宗師輦置漕臺後圍今在江寧
府學相傳為華覈文晉人已辨其謬為皇家書感光續
志云篆書獨步漢末况體兼篆楷誠宜居周鼓秦刻之
次按實錄吳主皓時吳郡臨平湖開又于湖邊得石
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
于是改元天璽立石刻于岩山紀吳功德其石今斷為

平

三文殘缺不可讀祥符周聖客在浚聯而續之其文頗
貫串而缺其無字者作天璽碑釋文一卷予依其次序
裝潢無訛予再考吳主皓甲申即位建號元興十一年
甲午改天冊秋八月臨平湖瑞石出又改天璽誇張盛
事刻石紀功晉武帝炎乙酉即位建號泰始至是改咸
寧任用羊祜杜預王渾諸公雄據上流有兼花江東之
志皓更淫暴以逞佞諛小人以捏符命自塗耳目則斯
石為亡國之言不足觀特以文簡朴而字奇古且歷千

五百載之久故存之吳自討鹵用基二十餘年壬寅歲
大帝建號赤烏在位三十年亮六年休七年皓十七年
至庶子皓降晉歷四主五十八年而吳亡距天璽甲午
統七年且妖孽之作物與人會然江左王氣實自吳用
六朝相繼臨平莫愁湖畔為帝王都會迨明祖興合臺
城石頭諸城作王都填臨平湖作宮闕規模愈大後金
川門破明鼎北遷故宮陷而黍離興歌頌瞻周道孝陵
瓦礫報恩塔腹內自焚金碧改色矣可感者寧特段石

岡之三片石已哉 宋梅聖俞詩了頭石雖斷文字未
全記年算赤烏近字疑皇象多幾時經霹靂異代見于
戈更與千秋看松煤定費摩 楊倫詩孫吳紀德舊刊
碑埋沒蟠螭與伏龜惆悵石岡三斷在至今猶似鼎分
時 魯極詩凜然皇象法書存重屋應無野火焚割據
英雄餘一念斷碑千載尚三分 丁丑仲春予客上江
幕府撫軍陳公琳望有事江寧予告之曰有一紙之微
非藉節鉞之重莫能得因囑以此碑旬時歸餉余二紙

越半月江寧太守又呈六紙悉歸于余後過吳江宿潘
稼堂先生家觀藏帖語是碑稼堂曰予生長江南幾六
十年願望不能得公乃充滿笥篋若此亟以分我因以
一紙轉遺之依周聖容所審定手裝一冊而記以一絕
江東鼎峙算王基千載空傳天廟玉碑緩帶輕裘功已就
龜蟠虎踞不勝悲

晉

孝女曹娥碑

今上虞江上曹廟中並無片石右軍書此碑雜見于各
集帖中妍媸互見蔡虎賁所題八字乃太守度尚元嘉
元年始立碑也不待三百年墮江而碑止右軍再書于
石今又無存而重刻者不絕于世尚有漢人篆隸遺意
王正元美云小楷則右軍軼塵行筆則蔡卞竭蹶蔡書予
未之見王書予收有數本舊搨最佳

蘭亭叙 永和九年

蘭亭之聚訟已久若定武之肥本瘦本五字損五字不

損各本趙松雪之十三跋此皆希世之珍于文遊處得
以寓目足矣宋時士大夫既多摹刻實似道得一百七
十餘本分為十支舊刻湮沉新刻復出昔人謂蘭亭無
下榻余所得十餘種為真宋榻者二其餘為類上為上
黨為國學為秦府諸石萬歷間西安土中掘出秦王取
入府中此本迥勁甚有歐陽筆
一為玉版一為周郎東書堂更雜選諸刻之佳者亦
可觀也宋林霽山詩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
吠鴉水到蘭亭轉幽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周孝侯墓碑

今在宜興縣王元美曰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
晉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
和六年辛卯十二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宜興縣令陳從
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
石上書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
空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
處事大約與傳同至于弦絕天盡左右勸退處按劍怒

曰此是吾授節劾命之日何以退為大臣以身殉國不
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梯山
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病增加奄捐館舍春
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
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
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
母年老加以達人朕每愍念其年二月日葬于宜興舊
原 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贈錢葬地及

遠

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
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魚歿已久矣豈于樹碑
之際而為處後者竄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
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
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魚它文錯簡然考之吳及晉初
俱無元康年號不可晚也書結構離小疎筆亦過強而
中間絕有姿骨督策之制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
申間又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筆陣圖

王元美云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刻自周郎東書堂
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具一行筆甚道逸而不能脫
俗或以為江南李王筆道勁有格恐亦非唐以後人所
可到但圖說非右軍所著明是右軍十二而過江神州
已陸沉所謂之許之洛者何哉即華岳碑乃張昶非張
旭也

保母甄

真 頤

王獻之書保母甄剝蝕已甚僅存二十餘字收入戲鴻
堂諸帖趙孟頫曰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
較之蘭亭其所謂自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
人欲學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駉馳南北不得盡
古人臨池之上因公餘出示人令人愛歎

梁

瘞鶴銘 天監十三年

顧寧人金石記云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于崖石較耕

錄云須潮落方可摹故罕得其全文者政陽文忠公以
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
類顏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為况黃長睿東觀餘論謂陶
宏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宏景著書不稱建元
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
一年甲午十三年宏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岳往會稽及
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宏景為
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黃道書跋載南陽張學

所記云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凡文章句識之可識點畫
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者幾五十計其完書
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
春余索其遺逸于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于亂石中石
甚迫隘偃仆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
其後又有丹陽外仁江陰真寧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
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
中已列銘後非顧况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壇

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張弼以丁未十月
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萃亭之
上有夾壇勢掩四字具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
所未見也予所得張中丞舊本其卷首題云予以嘉
靖丙辰提兵清海寇過金蕉搨得數幅郡守高維石公
博雅好古偶談及遂以奉贈蜀眉山明崖居士張景賢
記自高郡侯後流傳數家予乃得之可見者不滿百字
觀其筆意與舊館壇石大小不同丰度則一也舊館帖

于潘次耕先生家見之

後魏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額題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正書十二大字碑
額正書首見于此君諱猛龍字神回可異也正光三年
魏明帝翊之七年梁武帝普通五年也石高六尺五寸
廣二尺八寸許計二十六行四十六字多殘缺

中嶽嵩陽寺碑銘

顧寧人金石記曰今在高山會善寺末有正書一行曰
大唐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九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從
嵩陽觀移來會善寺碑文東作東矩作短潛作潑馴作
巡啄作喙洋作庠鷲作務惟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闕
猶存古式 葉封嵩陽石刻集曰此碑上截佛相雕鏤
層疊佛相隆起餘地鐫平此文刻于下截當碑四分之二
一其字之上方又刊空方六寸許深入二寸許其規制
亦迥異于後代也北齊諸碑亦率類此

李仲璇修孔廟碑

仲璇為兗州刺史修孔廟立此碑東魏興和三年梁武
帝大同七年也干戈搶攘中能留意聖宮仲璇可謂知
所好尚矣碑額篆魯孔子廟之碑文雜篆隸八分正諸
體石高七尺廣二尺六寸許計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
字

北齊

修孔子廟碑

碑額篆夫子之碑四字陽文碑字剥落不可讀石高不
踰五尺廣三尺餘齊廢帝殷乾明元年陳高祖霸先永
定二年是歲齊有函元乾明元年八月肅宗演皇慶元
年

後周

華嶽頌碑

萬紐于瑾造文趙文淵奉勅書按瑾即唐瑾賜姓史稱
其著碑頌數十萬言此其一也而趙文淵史稱其雅有

鍾王之則字文秦時命淵與黎季明等刊定六體嘗至
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封邑除郡
守每須題榜輒復追之然則文淵書在當時固自知石
此碑天和二年造正其書路寢寺榜後也江陵景福寺
碑不知存否此碑完好無一摩泐石高六尺廣三尺厚
九寸許二十行每行五十四字在岳廟五鳳樓內甬道
東此文刻石之北而唐開元劉升所書精享文反刻石
之南面何也顏魯公諱岳記即刻此石之西側東側乃

賈竦并諸題咏在焉 碑石刻撰書人官爵姓氏始見
于此

車騎大將軍豆盧敬公碑

碑文庾信撰周周府車騎大將軍豆盧敬公墓碑今不
知豆盧墓所在此碑移在又王陵帝戟門西側臥墻畔
又疑大 歲癸丑季秋予至咸陽薄暮過文陵見此碑規製甚大
命從行數人作力翻視其首八九行尚可讀餘則磨滅
無字矣予懼石露易壞乃偃于墻側甲辰春令搨工于

咸陽魚上搜搨古碑印此兩紙後讀庾集乃見全文碑
云公諱恩字永思集曰諱永思字某碑云器侔鍾鼎聲
感風雲猛虎震地七歲不驚羝羊觸藩九齡能對集曰
觀于秦兵尚稱童子對于楚戰猶在青衿其不同不止
此數語予竊意公諱與字當從碑若文則後日有增改
耳咸陽魚東西凡三百餘里陵塚相望碑碣百不一存
庾集碑銘三卷皆仕周時作今祇此石數行未毀已僵
什當作什 什荒艸中將來之存亡不可知可慨也全碑高五尺四

十廣三尺計二十五行每行五十一字末有保定二年
贈上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謚曰敬 予過咸陽原讀
豆盧思碑二絕斜陽秋艸讀殘碑嘆息中魚板蕩時遠
左將軍封馬鬣累臣詞藻動文螭家山蕪沒空江外秦
地還悲楚客來何事江南尋舊賦數行荒碣不勝哀

隋

龜藏寺碑

今在真定府龜興寺大殿內碩寗人金石文字記曰龜

興寺後天寧閣九間五層高一百三十尺中有銅觀世
音像高七十二尺四十二臂各有所執之物俗謂之大
佛寺也碑為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
僊立而其末乃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
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蓋君子之能不降其
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且書踐阼為踐祚何人
為河人伽藍為伽藍懷為壞五臺為吾臺則理之不可
通者疑為後人摹刻之誤又宋歐陽公集古錄云龜藏

寺已廢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所書而龜興
寺乃乾德元年建據文忠集錄之曰碑尚不在龜興此
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金薤琳琅曰寺在隋名龜藏歐
公謂寺廢與碑在常山府署蓋
未嘗親歷其
地故設書耳推其大書齋官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今考
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作家訓有謂梁為本朝蓋同此
意其時南北分疆與亡迭代為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
終而心之所主見于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
則今人之不及古者又豈獨書法之陋文字之訛而已

哉

安喜公李使君碑

開皇十七年三月

今在馬嵬堡北五里碑額篆隋安喜公李使君之碑八
字碑剝落難讀趙岫曰碑獨闕使君名而有季父琰之
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官雖不卑而隋書無傳不
可考

隋都督熒澤令常府君墓志 大業三年

諱醜奴扶風始平人即今興平是也仕周為

入隋

為熒澤令以大業元年卒葬以三年石方圍各尺二寸
計二十七行每行二十七字無書撰者名今在興平縣
崇寧寺壁間為童子摩挲青瑩如鏡字亦幾平失墓所
在

陳明府修孔廟碑大業七年

陳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陳武帝之孫宣帝之子陳滅入
隋為曲阜令大業七年修孔廟仲孝俊為文立此碑石
高 尺 寸廣 尺 寸計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二字

碑末有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歎
監上石名曰孔子歎可異也宣華夫人陳氏亦武帝之
女隋文帝選入宮有寵隋文死煬帝恣焉未幾死煬帝
作傷神賦叔毅為曲阜令蓋宣華死之後也碑稱皇上
萬機在慮妙選才能周公餘化推待一變之期孔子遺
風自為百王之則斯則是何倫紀尚敢言及周孔耶

智永千字文

智永乃逸少之七代孫書學淵源為一代宗匠居長安

西明寺寫真艸千字文八百本散于世但是律呂調陽
乃真蹟艸聖名與呂相似俗作呂誤耳夫用餘對律呂
即其義也王元美謂圓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于藏鋒
斂態又謂曾見絹本真蹟于山陰董氏妙墨深入層理
滄鬱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值五萬今當不知如何
耳此碑乃宋大觀間薛嗣昌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蹟摹
刻于石今在西安府學文廟戟門西榻者無虛日且就
泐矣

李靖上西嶽書

揚東里謂此碑乃衛公為布衣時厭隋亂已極負濟世
之志奮欲有為而禱于岳神之祠士莫重乎立志養氣
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籠字內矣宜其依附日月焜
耀旒常也王元美謂此書粗豪不成語斷為後人附會
之誤而書却有意出入右軍永興間趙子函亦謂此好
事者所為而唐劉餗言衛公祈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
抗厲后有聲曰僕射好去碑不見后果如言以此觀之

真有是事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謂公水神旱災
祈應殆異人或不可以常理論也此碑明成化陝西布
政朱英翻宋刻立石于岳廟五鳳樓內甬道東後周華
嶽碑後數步計十九行每行十九字或二十字宋刻在
潞州者崇寧間刻在藤縣者紹興刻兩地皆有廟在

皇甫府君碑

皇甫誕死于隋漢王諒之難是時已有卹典至唐復以
子無逸貴因得立碑于志寧撰文歐陽詢書雖無年月

當是貞觀初王元美謂此信本諸碑尤險勁是蘭臺所
發源趙子函謂勁而不險但一變晉法可為楷法神品
碑舊在長安之鳴犢鎮不知何時移入西安府學文廟
戟門西智永千字碑後數步嘉靖戊子陝督學余君房
覆以亭丙申亭圯碑斷先故缺二十餘字至是復缺五
十餘字今旁鉗以鐵雞續而復立其缺者且百餘字矣
石高五尺三寸廣二尺六寸計二十八行每行六十字
按無逸初事越王侗王世克篡斬關出追騎及之乃解

金帶投之地騎爭下取帶得免歸唐同州刺史益州長
史所長輒閉關不通賓客所須則市之他境常按部宿
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輒抽佩刀斷衣帶為之
其孤介若此然過自矜慎每上奏必讀十數過猶懼未
審使者上道猶追省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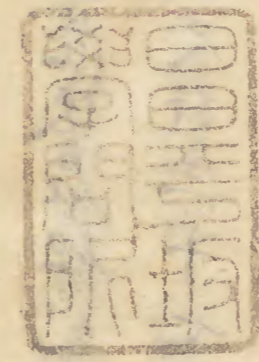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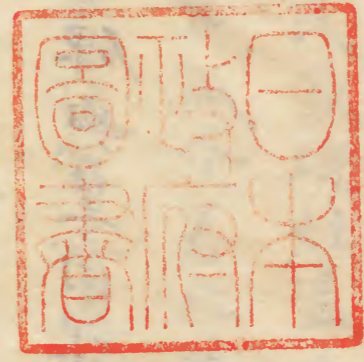
文州總管陸使君碑

公諱讓碑立于唐貞觀之十八年剝落不可讀不知撰
者名有郭儼書數字隱隱可見碑額正書隨文州總管

陸使君碑九字勁拔類歐陽信本石高四尺四寸廣三
尺計三十七行每行五十一字碑在三原縣北原上淪
沒已久伺命役掘出搨之猶有餘字奕奕可觀也 此
碑與皇甫碑皆貞觀中所立弟碑額稱隋故繫于隋

來齋金石刻考略上卷終

外務省蔵書印



享和癸亥

